



作为一个邮票的门外汉,翻阅《漫邮记》一开始难免有进入迷宫的感觉,但很快被流畅的行文吸引,每套邮票的选题、设计、印刷、发行的“时间片段”都隐含着“跌宕起伏的故事”,一种关于文化史的探幽迎面而来。

作为诗人的谭夏阳,集邮迷、书虫和写作者于一身,试图将收藏邮票的情感转换成叩问文化的方式,他以文化学者的身份编织自己的梦幻之旅,在有限的时间里探寻中国文化的无限之美。于是,《漫邮记》采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主题的300多种珍稀邮票,归纳为名著、戏曲、园林、金花、年画、老行当六个板块,借方寸之细微容天下之广大,三卷本相互支撑,相互咬合,形成一部充满人文视野的大书。

谭夏阳深谙唯有纵观全局的视角才有下笔的从容。在《漫邮记》中,他化身为讲故事的人,对邮票历史百科全书式的把握、梳理和讲述,使他从一个邮迷转化为说书人——是的,讲述,一个充满缤纷色彩的动词,作者始终在讲述,俨然释放生命的热力。

对于邮迷的他来说,尺寸之地容纳着诗和远方,以及囊括天下的梦想。而他写这邮书,不过是

## 方寸之间探寻中国文化之美

——读《漫邮记：中国文化之美》



数十年漫游的一次惊艳的出境,解读邮票背后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,就是用丰饶之美来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。好的故事是有呼吸有生命有光芒的,而我有种强烈的感觉:谭夏阳渴望讲出有光的故事,往时间深处的人和事写深一寸,文字的光晕就会明亮一圈。

卡尔维诺在《心情的邮票》里讲述了一个邮票设计师的故事,他终其一生都在制作邮票,总共创造了4000枚,涵盖42个想象国度和形形色色的事物,用铅笔、彩色墨水和水彩绘制而成的邮票带着“迷茫、柔情、想象和奇诡的命运”。

如果卡尔维诺是写一个奇幻故事,那么谭夏阳笔下的一系列邮票设计者就充满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。孙传哲、刘硕仁、邵柏林、刘旦宅、潘可明、戴敦邦、萧玉田、周峰、陈全胜、王虎鸣……他们对设计邮票的认真、严谨和努力,塑造着苦心孤诣的形象;他们充满生命的热情,无不闪耀着自身的光芒。正是有了他们的独奏与合唱,才有新中国邮票史的荣光。所以有人赞誉,新中国以来,我们的邮票是多么端庄、大气、好看!

每张邮票的闪亮出场,都伴随着它的设计者登台,作者力求雕刻每位邮票设计者的独特形象,而我则读到了他们身上的共性:孜孜于美的人,才有天真而丰盈的精神力量。比如开篇的《大话西游》,作者深入浅出,娓娓道来:“猴痴”李大玮如何痴迷《西游记》,如何消化各种资料,如何借鉴杨柳青年画的表现形式……设计师的“心路历程”化为时间

深处的真实,让人不只看到一套邮票的美妙诞生,跃然纸上的还有人性的光芒。比如“后来王叔晖重读《红楼梦》,计划用十年时间将它画出来,只可惜事情做到一半,画家就离开了人世”,读到这里我不由得动容,一枚邮票,亦是时间长河的见证,更是我们心灵的仰俯——仰的是理想,俯的是人生。看到王叔晖设计《西厢记》邮票的章节,她说:“这个题材我熟悉,但绘画起来,极其费时。我不会马虎应付,既要突出几个主要情节,又要把人的内心状态表现出来,使人物与背景都准确、丰富一些……需要一年时间,你们也不要催,我也不会拖。”一张小小的邮票,正面意味着“国家名片”,背面则凝聚了设计者的意愿、心血和信念。

值得一提的是,《漫邮记》不少篇幅提到孙传哲先生,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邮票设计家,他设计及参与设计的邮票有150多套,一个人撑起半部新中国邮票设计史。有人说,孙先生的成就即便平淡成文,依然成为一部传奇。

邮票是对话、交流以及凝视的寂静,同时还指向审美、意识、心灵……邮票是美的意象,而美是诗意的遇见。可以说,谭夏阳以一颗艺术之心,遵循故事和赏析的双重叙述,在方寸之间、细节之中,探寻中国文化之美。他在前言中写下:“《漫邮记》旨在讲故事、当导游,将史料、评价和背景故事熔于一炉,让读者享受由文字所织就出来的梦幻一般的艺术之旅。”一边看邮票图案,一边看他的解读文字,有一种“互文的旨趣”。

来源:文汇报

## 讲话要有这『三趣』



讲话,最不难,但又最不易。你看生活中,有的人讲话,调虽高,却让人难应;有的声虽平,却让人心动。有的理虽宏,却让人茫然;有的理虽微,却让人欣然。有的情虽露,却让人木然;有的情虽藏,却让人灿然。

种种现象皆有其因。然而,一个不可忽视的因子是,要想使所讲之话能入耳、入脑、入心,只求“对”,不够,兼有“趣”,才行。

社会生活的法则就是这样:有趣的话,风传天下;无趣的言,泥牛入海。其趣若春风化雨,非强力所能为。

趣,于听众而言就是“有意思”。这种“有意思”,不是个人经营的那块菜地,而是公众心里的那块绿地。这块绿地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;这块绿地,“怪伟伏平易之

中,趣味在言语之外”;这块绿地,常有让人眼前一亮之美,更有使人回味无穷之力。

讲话之要在得趣,其有旨趣,又有理趣,更有情趣。

旨趣,如树之根干,其功其用,关键在能否为世所用,造福将来。毕竟,讲话离不开现实。离开现实,再对的话,也是空话;再好的词,也是虚词。习近平的一句“中国梦”,既概括了昨日烟云之伟观,又描绘了明日岁月之奇变。这就是旨趣。这种旨趣,聚集百姓语,汇合百姓心,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“能量语”,给人以方向,激人以斗志。话得旨趣,往往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。

理趣,似树之枝叶,其茂其枯,不仅在理之当然,而且在言之趣然。生活告诉我们,再精彩的理论,如无精彩的趣言,就难以“入乡随俗”,为人所用。当年,毛泽东的一句“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,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”的话言,使人由衷地信服:“内因”才是变化的根据,“外因”只是变化的条件,“外因”通过“内因”才能起作用。话得理趣,通俗易懂,锋不可犯,不仅把理讲“透”了,而且把理讲“活”了,使人闻之忘不掉,得之丢不掉。

情趣,像树之花蕊,其雅其俗,在思之所向,情之所至。实践启发我们,思在内,为情;涌出外,为趣;品位高,趣雅。如,落选以后的感受,有人想哭,有人想笑,有人想怒,有人想逃,而有人说了一句“就像在黑暗中被绊了一跤的小男孩。因为已经长大了,不能哭;但是那伤太痛了,我笑不出来。”这样的话,充满了情趣。话得情趣,则使人如食橄榄,愈嚼愈有味,回味常无穷。

话之趣,“表”在外,“神”在内。没有“内秀”,难有“外优”。毕竟,血,只能从血管中流出;龙,只能从深水中跃出。这就离不开常“练功”,离不开久“入水”。练功,在学、在践、在思;入水,在身潜群众,心入群众,根植群众。如是,才能使话有趣、行致远。

来源:人民日报



无尽与有限

“人究竟要多么绝望才会去生孩子?”

荞麦 胡白之作

插图:“生,还是不生”的争议事件,催生当下讨论,请读者们保持冷静

36岁  
当妈妈

36岁时我生下了小棉,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孩子了。

写给在纠结中度过无数个无眠之夜的我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## 《无尽与有限》

《无尽与有限:36岁当妈妈》是荞麦的最新力作,是一部源自切身生命经验的自我剖白。她以坦诚和勇气,记录了面对生育时的艰难抉择与内心纠结,以及成为“妈妈”后的混乱、疲惫与重生。这本书没有试图给出确定的答案,而是通过一段复杂且崭新的爱,展现了“妈妈”身份的多重面向。

来源:光明网